

# 小师傅

□何荣芳

前几天晚上我散步回来,看见两个师傅蹲在新开张的快递店门前装空调外机,想到夏天到了,新房子里空调还没装好,便随口问了一声可否替人移机?有一个师傅立即站了起来,热情询问我要把空调机从哪移到哪,一边说话一边递给我一张名片。还说如果想买新空调的话,“可以去我们家。我们是代理x×空调的。”他的一句“我们家”,使我对他顿生好感。他一定是个敬业的员工。

他说他们市内一共有四家店,其中有一家离这里很近。我询问现在挂机的价位,他把什么型号什么价位,一口气报了四五个,说去店里还有优惠。我决定就找他们移机,顺便还去他说的那家店买了一台空调。

装机人员很快就上门了。

当我打开门,看见两个来装空调的工人都非常年轻,心不禁忐忑起来。我还没开口,胖胖的那位忙说,大姐您不认识我们了?那天晚上我给您名片了,我姓万啊。那天晚上光线不好,加上他一副娴熟的生意人做派,我怎么会想到他这么年轻?另一位瘦瘦的年轻人姓秦。小万活络,小秦腼腆。

我带他们去老房子拆旧空调。动手拆机之前,他们把空调打开来,看看运行是否正常。等到检查过了,小秦便在院子里拆外机,小万把挂机过滤网取下来拿到水龙头下去刷。取下的挂机也被他擦拭得干干净净。干活时我和他俩聊天,知道俩人都是90后,跟我儿子一般大。小万立即不叫我大姐了,改口叫阿姨。

我知道他们干活细心认真,但到新房子安装时我还是

不放心。新房子在26层,外机要安装到室外的空调架上,想想都叫人发慌。

俩人开始装外机了。一根粗粗的麻绳被搬进了我的书房,俩人各系了一头在腰上,小万从窗户钻出去了,瘦小的小秦站在室内充当保护桩。

小万在室外的空调架上不知道鼓捣什么,过了一会他说上机,小秦便解了腰间的绳子去饭厅拎外机,小万毫无保护地一个人立在26层楼外墙的空调架上。我的心咚咚乱跳,忙捡了小秦丢下的绳子系在自己腰上。我心想万一小万掉下去了,我是提溜不了他,但窗户会把我卡住,好歹也能对付一阵。小秦提着外机进来了,走到窗边,一边递外机给小万,一边就把绳索抓在手中挽了两道。等到外机被小万接过去了,小秦赶紧就又把绳索的这头系在他细

细的腰上。

我看不见小万在外面干活的情形,想象不出他在不足一平方米的空调架上,怎么立足,怎么弯腰曲背,怎么干活。我的心提在嗓子眼上,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。

一个小时后,两台空调都安装好了,小万一身灰土地钻进来,重重舒了一口气。我问他们装一台空调最快要多少时间,他们说好装的话二十几分钟。有时候也会遇到麻烦,他们曾花过7个多小时才装好一台大机子,因为外墙不好操作,命都差点丢掉。越是到酷暑时期,他们就越忙,一天装十几台机子也是常有的事。那时,滚烫的外墙几乎要把他们烤熟。

我知道我帮不了他们,我知道社会上还有很多危险的行业,我能做的就是理解和尊重他们。

微观

○○○

## 一道菜的滋味

胡全超

上学的原因,远离家乡,每次放假休息的时候便心中喜悦万分。5月,我从南京回到久别的家乡,一路上耳朵里塞着耳机,倾听着应景的音乐。而5月最适当的菜就属香椿豆腐。父亲早早预备好香椿与豆腐,放入冰箱冷藏。从准备回家收拾行李,到推开家门的那一瞬,这道菜一直装在我的脑海里,走了一路。它让我感受到,在这个世界上即使遭遇到再多不顺,都还有父爱的陪伴。

这道菜是第一个端上桌的,父亲说:“这是你的最爱,快吃吧!在外面可吃不到这样的味道。”同时父亲也补充说:“你一个人在外要好好的,离开家是为了创造家啊!”

一人在外,春天总要点这道菜。

## 饭局

钱国宏

“自笑平生为口忙,朝朝事业总荒唐。许多世上辛酸味,都在车尘马足旁。”这是清人吾庐孺作的一首《饭局》诗。一句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,道出了饭局的凶猛与疯狂。中国的饭局,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:官场、商场、职场、名利场……

并非所有的饭局都是“江湖”,有些饭局还是暖人暖心暖肺的。前几天回到农村老家,与至亲故友在土炕上摆了一个饭局:苞米、茄子、蒸辣椒焖子、葱叶蘸酱,佐以咸鸭蛋、高粱饭。大伙光着膀子边吃边聊,一顿饭整整吃了两个半小时!那是一个充满亲情而绝对不设防的饭局,是一个可以完全推心置腹、畅所欲言的饭局,是一个随便吃随意喝的饭局!还未端起酒杯,我便已经醉了。

## 柳絮因风起

刘新宁

今年入夏晚了点,柳絮飞得也迟了些,但毕竟还是来了。扬扬洒洒,弥漫半空。诗人的灵感真是可遇不可求,东晋女诗人谢道韞能在冬天想到柳絮,那么在柳絮飘飞的季节,她是否也想到了冬天的白雪呢。柳絮飞舞之时也是文人诗兴大发之日,许多人说柳絮、咏柳絮、赞柳絮。其中不乏哲理的思考,甚至幽默和寄托。

《红楼梦》中,史湘云曾发起一次填柳絮词的活动,共填了五次,隐喻着各人的性格和命运。但正如韩愈所说,“杨花榆荚无才思,唯解漫天作雪飞”,不管是史湘云的“莫放春光别去”,还是林黛玉的“嫁与东风春不管”,还是薛宝钗的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,对柳絮来说都无所谓。它只潇洒地自来自去、无牵无挂,既畅享着春光也装点着自然,让人于欣赏之余展开一段思绪,寄托一缕情丝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  
NEW SUPPLEMENT  
243号



《心中的歌》黑白木刻 甘鹿俊

## 杀鱼记

□卡尔

我站在院子里举起刀对准那条鲫鱼,忽然想起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”这八个字。如果不出意外,下一秒我就会成为杀鱼犯。也许是天意使然,鲫鱼挣扎着滑到了地上,沾了一身泥,我不得不把它重新放进水池里洗净。鲫鱼遇到水便撒起欢来,在池中自由地游来游去,我顿时心生羡慕。说实话,我以前从未杀过鱼。我承认我胆小如鼠,害怕见血。

这条鲫鱼是老妈从集市上买回来的,说是要用来招待客人。因为她在厨房里很忙,爸又不在家,所以就杀鱼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正当我内心万分纠结之时,老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“怎么还没有把鱼杀掉?等着下锅呢!”“哦,我马上就杀掉它。”我感觉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。“快点!杀条鱼还磨磨蹭蹭的,你不想吃饭了是

不是?”老妈说完又去了厨房。

我把鲫鱼从水池中捞出来,再次拿起刀对准它。这条鲫鱼的生杀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,我迟疑一秒,它就能多活一秒,我不杀它,它便能继续活下去。我感觉自己使命重大,手中的刀不知不觉就放了下来。

“怎么还没有杀掉?你站在这半天干什么呢?”老妈有点生气。“妈,干脆把这条鱼放了吧!”我说着又把鲫鱼放进水池。老妈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“为什么要放了?这可是我花钱买的啊!再说了,它生来就是被人吃的!”老妈的话让我无法反驳。

“你说你,杀条鱼这点小事都干不了,还能干什么?”老妈夺过刀,开始亲自动手。

我不杀鱼,但却总有鱼因我的口腹之欲而死。为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,每次吃鱼我都会尽量吃得干干净净,但愿它们在这世上没有白来一趟。

## 偶遇阿炳

□黄梁

笔者寡闻,到了无锡惠山脚下,还不知此处有阿炳墓。

其时,骤雨初歇,而细雨还在丝丝点点,又有清风拂面。站在山下看惠山,但见苍松遮眼,绿树如幔,隐隐约约于烟雨之中。山前石阶,经骤雨冲洗,无尘不染,洁中发亮。我正要拾阶而上,忽见有牌提示:阿炳墓。内心一阵惊喜。顺提示牌箭头所示,上阶下阶,几个来回,仍不知墓在何方。踟蹰间,幸遇轻纱绸衣一女士,古道热肠,一直把我引到一座小院前。

这就是阿炳墓?我细细打量,这座典型的江南农家小院,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:粉墙黛瓦,木板门,青石甬道。小院不大,也不起眼,隐于绿树黄花之中。即从前门过,对于外地人,也只当是园林管理人员的休息室而已。当院一尊阿炳像,一把旧二胡,

## 向一列火车敬礼

□曹春雷

火车从村南的郊野上通过。是绿皮火车,驶得慢,如果从飞机上看下来,一定像一只柔软的大青虫,蠕动着在苍茫的野地上。

那时候,每天村小放学后,我都要到野地放牧一群羊。一只大个的山羊是头羊,每次它领着,众羊跟随,当然,我也跟着,浩浩然往田野去——与其说我放羊,倒不如说是羊放我。它们知道哪里的草最丰盛,而最丰盛的地方,离火车道不远。

羊们对火车不感兴趣,它们只喜欢青草。我不管它们,让它们吃去吧,只是拿着羊鞭,面向东方,等待火车经过。在我目光的召唤下,火车终于来了,顺着蜿蜒的轨道驶来了。它从东方的哪个地方来?又要到西方的哪个地方去?不知道。火车不说,它只管咩咩当开过来,经过我,抛给我满脑子的疑问和想象,然后决绝地向着远方而去。

远方有多远?我甩了甩皮鞭,问羊,但它们头都不曾抬一下,俯在草丛中,继续着它们的

盛宴。此时,是傍晚,夕阳烧红了西边的云彩,又将大把大把的金色毫不吝啬地抛洒在郊野上。绿的草,白的羊,站着的我,都镀了一层金。还有驶去的火车,也被这金色温柔地包裹着。

落日,火烧云,草地,羊群,火车……这样的傍晚,我总该做点什么——只有做点什么,才能对得住这样的景色。于是,有一天傍晚,又一列火车驮着一层金色,慢慢驶来。迎着火车,我举起我的右手,敬礼——像当时看的电影中战士敬礼那样。

火车驶过。一个个方格子的窗口中,镶嵌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,男人的,女人的;苍老的,稚嫩的;美的,丑的……但表情都差不多,都在微笑着,有的向我行注目礼,有的朝我挥手,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,向我回以敬礼!

我不知道,当年坐那列火车的旅人,记不记得那个少年,曾经站在广袤的郊野上,举起他并不强壮的手臂,微笑着向着火车敬礼?而这样的敬礼,有没有在那一刻,曾经短暂地温暖过他们旅途中苍凉且寂寞的心?